

# 新经济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演化

彭宝玉<sup>1</sup>, 李小建<sup>1,2</sup>

(1. 河南大学区域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开封 475004; 2. 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郑州 450002)

**摘要:**金融空间系统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系统各种组成要素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金融空间系统的变化通过三种渠道,经济效率、信用需求、信用获得影响地方发展。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呈现出主流金融空间一体化,粘性金融地方竞争激烈,空间等级化特征显著,另类金融空间出现等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原始、微观动因来自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对不同空间潜在利润的追逐,同时深受全球化、国家金融制度变迁,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危机爆发等外生宏观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地理学;金融空间系统;演化趋势;演化动力;地方效应

## 1 金融空间系统及其地方效应

随着诸多研究发现金融系统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地理结构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关于货币、金融地理、空间属性是否存在的争论似乎已经终结,金融地理的存在与演化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国际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表明,近20年来全球金融系统呈现复杂的集聚与扩散、包容与排斥、空间趋同与地理多样性并存趋势。重构、不稳定成为放松管制、全球化、技术进步背景下,全球金融地理变化的主旋律,这也成为国际金融地理学研究迅速兴起的原因之一<sup>[1]</sup>。金融地理的变化深深影响着不同地方的发展,并成为现代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空间系统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系统各种组成要素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自历史发展角度,金融空间系统形成于金融业随社会分工发展的出现。伴随金融产业的发展壮大和金融系统功能和结构的不断演化,金融空间系统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其演化过程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有类同之处,如最初的据点式发展,经地方分割到市场一体化和空间集聚发展等。以英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为基础,Dow将银行业空间系统的演化分为6个阶段:①服务当地社区的金融中介;

②银行信誉提高带来市场拓展但仍限于本地,信用总量受转存率限制;③向全国发展,转存限制放松,贷款范围扩大;④中央银行诞生,但对信用约束较少,银行自由根据信用需求做出反映,决定着国民经济的信用总量和信用分配;⑤银行在全国市场上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信用创造取决于投机市场的机会和市场份额间的斗争,信用总量不受限制;⑥放松管制带来国际竞争并最终导致相关活动在金融中心集中<sup>[2]</sup>。这一演化模式反映了孤立的、自然演化条件下银行空间系统的发展过程,其核心在于揭示银行的发展具有内在逻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银行其信用创造能力、区域信用分配模式和机构网点地理不同。

作为一种宏观空间结构力量,金融空间系统的变化对不同地方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金融空间系统发生变化时,其在地方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金融服务供给的变化;二是金融资本在地方的流向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通过三种渠道:经济效率、信用需求、信用获得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图1)。

接近金融服务对现代经济非常重要,当银行大量关闭地方机构网点时,给地方带来的结果:一是银行结构的变化,二是与金融机构距离的变化。大型银行从某一地方撤出或减少在地方的设施会使

收稿日期:2009-07; 修订日期:2009-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671048),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资助计划项目(2008A790005)。

作者简介:彭宝玉,女(1972-),河南邓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pbyu@henu.edu.cn

地方银行结构以本地银行为主。虽然从理论上讲本地银行与全国性银行相比,与地方经济和社区的联系更密切,来自地方的资金用于地方,没有外流,保证了区域的信用获得<sup>[3]</sup>。然而欠发达地区的本地银行大多处于银行发展早期阶段,受自身运行机制、经营管理、业务水平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原因,往往处于银行业发展的低级阶段,信用创造能力较差<sup>[2]</sup>,无法满足本区信用需求。当非地方金融机构不愿意给地方贷款,而本地银行又无法提供足够信用,地方信用获得不足就会产生<sup>[4]</sup>。

银行网点的大量撤并,使地方融资企业和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距离增加,这首先会影响区域经济效率。密集的金融机构网点和金融服务方便生产生活中的支票转账、票据汇兑、支付兑现等交易活动,从而提高区域经济效率。相反稀疏的金融服务,给地方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严重金融服务供给地理不平衡还会加剧社会分割,形成金融排斥<sup>[5-6]</sup>。其次会抑制地方对信用的需求。融资企业与金融机构距离的增加,意味着获取金融服务或信用成本的提高,这会抑制地方对信用的需求。地方信用需求不足会降低地方经济增长。而长期的信用需求不足和较低的经济增长又会降低银行对地方经济的心理预期,银行会进一步压缩对地方的信用规模。第三,影响地方信用获得。信息非对称大多和距离正相关,区域内密集的金融机构将改善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sup>[3,4,7]</sup>,增加金融机构给地方的信用供给。相反,当金融设施自某些地区撤出,金融机构关于该地区的第一手信息也将减少,地方信息缺乏使贷款行为越发保守,尤其是给贫穷或偏远地区的个人或企业贷款时。缺乏正式金融设施迫使这些地区更多依赖非正式信用渠道,后者一般比较昂贵。

金融资本流向变化首先会影响地方信用获得性。大量金融资本从地方流走,意味着对地方的资金抽取<sup>[3]</sup>;相反大量金融资本流向本地则使地方的信用供给增加,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其次通过地方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和信用创造过程,进一步影响地方信用供给。

## 2 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趋势

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通讯技术和相对封闭的国家、地方间关系的制约,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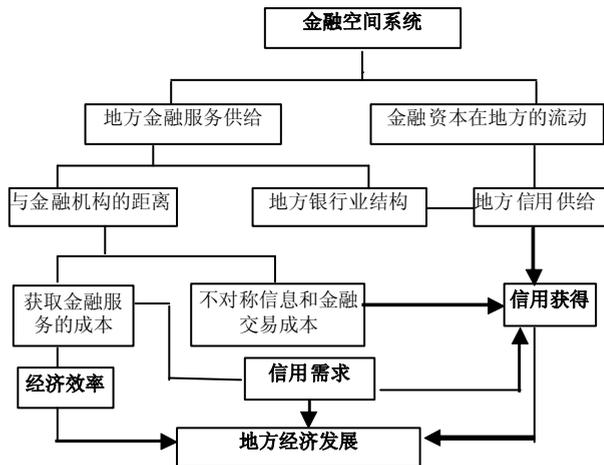


图1 金融空间系统与地方经济发展

Fig.1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率一直较慢,所以才有了“金融景观同质性”<sup>[8]</sup>假设。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生产资本驱动的福特制向金融驱动的后福特主义转型<sup>[9]</sup>,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放松管制,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速率大大加快。“这个后国家金融体系与早先的基于国家范围的金融体系相比,活力和流动性都更大了。它的边界不断变化,时而扩大,把新的地区卷入全球的金融交易过程;时而收缩,从一些中心地点和空间撤走<sup>[10]</sup>。”在此过程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表现出以下4种趋势。

### 2.1 主流金融空间一体化

金融空间日益由流动主导。“资本从束缚它们的技术、政治障碍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流动了,而且是高度流动”<sup>[9]</sup>。Held等指出了这样3个独立又相互交织的过程:①时间压缩过程,资本已变得高度流动;②空间压缩过程,高度流动的资本日益在无边界或无缝的世界漫游寻找投资机会;③无家或无国别货币的出现<sup>[11]</sup>。金融系统的权力和地理扩张形成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同质化,使经济空间收敛于金融资本要求,表现出显著的非根植性<sup>[12]</sup>。流动空间<sup>[13]</sup>和一种以流动为基础对货币空间进行研究的模式<sup>[14]</sup>日益成为理解现代金融空间系统形成演化的有效工具。金融空间日益由各种社会空间,由金融交易和关系网络来界定,而不是由政治疆界、地域边界界定。

在各种金融流动冲击下,地方失却了它的完整性和独特性,民族国家退却,金融制度趋同<sup>[15]</sup>,地域界限不再重要,所有的空间在资本新的组织逻辑下被连接起来。一方面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显著,各

国各地区的金融资源、金融市场、金融活动高度融合,互相影响,金融产品价格之间的连动性大大增强,金融制度趋同。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纷纷打造本国的金融业巨头,消除区域分割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国家内金融一体化趋势也非常显著。

## 2.2 空间等级特征显著

伴随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金融空间系统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等级特征。Parr 和 Budd 将修正后的中心地理论应用于英国金融服务业空间组织,发现金融服务活动按等级结构进行组织<sup>[16]</sup>。Shearmur 和 Alvergne 对巴黎 17 种高端服务业区位模式的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业全球总部功能区仅限于中央巴黎,专门为地方商务服务的分支机构位于巴黎和较大的次中心,定位于消费服务的小分支机构则分散在整个区域<sup>[17]</sup>。Poon 研究了 43 个世界城市自 1980-1998 年资本市场的空间组织和演化,发现世界金融资本城市的等级倾向不断加强<sup>[18]</sup>。我国学者从城市职能角度,将城市划分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和金融中心三种金融级别类型,城市间的空间联系,表现为不同金融等级城市间的垂直联系,和同一金融等级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但金融支点除外)<sup>[19]</sup>。

在空间等级化过程中,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上升,日益成为金融空间系统的节点和核心,通过这些节点,地方参与大区金融空间系统。同时节点与核心根据他们在金融空间系统中相对地位形成有层级的空间结构。Daly 从全球视野将金融中心分为全球、地带、区域、国家金融中心,其重要性依次降低<sup>[20]</sup>。其中国际金融中心处于全球金融空间系统的核心,为全球金融的控制中心和高级功能中心<sup>[13,21]</sup>。全球金融资产、跨国金融机构不断向国际金融中心集中<sup>[10,22]</sup>。地方金融发展越来越受金融中心的影响。

## 2.3 粘性金融地方竞争激烈

金融空间一体化加剧了地方对资本的竞争,一个流行的口号的是“良好的商业环境”。为了使资本驻留,跨国金融机构进入,很多地方采用放松管制、私有化、税收减免或优惠、补贴、社会开支压缩等措施,出现了众多热衷于拍卖自己的地方团体(localities),纷纷采用外向开放战略,以更加热情的方式适应全球资本<sup>[9]</sup>。同时地方更加注重差别化因素的建构,如社会资本、地方氛围、地方文化主题发掘,区域形象设计等,以应对激烈竞争。金融地理学关于

金融机构集聚的研究也逐步形成了一股强调地方文化社会因素的趋向<sup>[23-24]</sup>。

尽管一些学者强调地方积累体系,差别化和路径依赖等地方粘性力量对金融资本的影响,但金融资本的流动本性,使它与地方联系微弱,地方依赖并不是资本的普遍特征<sup>[9,25]</sup>。很多金融公司,如以货币为中心的银行、证券公司、商品经纪行、外汇投机机构等,业务遍布全球,而不是在地方,地方依赖可能并不占优势。Agnes 对澳大利亚保管银行进行研究后,发现成本压力、电子信息处理系统、电子网络使得地方(城市内的)根植性在悉尼金融区并不重要;银行间的生产网络和信息流动通过电子网络进行,在全球尺度协调,而不是在地方尺度(城市内部);这些正式网络并不是由根植性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换支撑;高级保管人(管理人)是在国家尺度理解地方会计和证券体系<sup>[26]</sup>。面对高速流动的金融资本,地方并没有多少话语权,相反更容易受到冲击。

## 2.4 另类金融空间形成与出现

在主流金融空间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却游离之外,形成另类金融空间,如金融排斥空间和地方货币系统。金融排斥指阻止某些社会群体和个体接近金融系统的过程<sup>[6]</sup>,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贫困区域和乡村,其对象一般是小型企业和少数民族客户。最初金融地理学主要关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设施从某些区域撤出后引起的某些群体或区域无法接近主流金融系统的过程,以发达国家内部的金融排斥研究为主。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在更广泛的社会排斥,社会分割背景下研究金融排斥空间<sup>[5]</sup>。

地方货币体系是采用一种独立的地方货币使消费、生产和交换在地方循环<sup>[12]</sup>,目的是让被正式经济里的社会经济再生产关系阻止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过程,通过使用一种独立货币在地方得以方便进行。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贫穷或乡村地区,在主流金融系统抛弃的地方,可以发现诸多这样例子。地方货币系统作为主流金融制度之外的另类金融制度<sup>[27-29]</sup>,具有特殊的地理含义。首先地方货币系统中,交换以面对面为基础,商品流通的速率变化很大,价值剩余全部留在地方,这使金融交换重新根植于地方;其次作为对主流经济矛盾和感知到的疏远的地方反应,地方货币体系以重建地方社区为目标,代表着建构独立的、地方自治的经济地

理的努力,成为主流金融空间同质化过程中的另一种空间固定<sup>[12]</sup>。这类似于早期制造业领域的非工业化过程<sup>[1]</sup>。

### 3 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驱动力

从根本上、微观上说,是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对不同空间潜在利润的追逐导致金融空间系统的不断变化。但在新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深受全球化、国家金融制度、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危机等外生宏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相结合,通过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和金融资本的流动与固定,决定着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方向(图2)。

#### 3.1 微观动因

金融空间系统的变化起源于金融机构区位选择和金融资本流向的变化,而金融机构区位选择和金融资本流向的变化又在于不同空间潜在利润不同。“资本的伟大本能就是要穿透各种空间障碍,这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动力。资本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地盘,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空间就是在这样的资本、贸易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sup>[30]</sup>”。为追逐利润,金融资本总是不停地运动,一方面寻找更安全的市场,倾向于富有的权势群体,抛弃贫穷的弱势群体,即 Leyshon 称之为的趋富性质<sup>[6]</sup>;另一方面寻找金融体系管制空间地理非连续的狭缝区,向金融资产移动约束较小,金融交易官方监管较小,税收较低,潜在利润较大地方的移动<sup>[1]</sup>。其中对管制空间漏洞经济和地方集聚经济追逐最为典型。

对于金融管制空间“漏洞”的追逐,导致离岸金融中心的兴起<sup>[31]</sup>。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和巴哈马离岸金融中心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放松管制和90年代以来金融购并浪潮,使巨型、全能型跨国金融机构不断出现,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然而与地理学终结理论的观点相反,跨国金融机构再次表现出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聚趋势,以接近专业化市场,利用集聚和地方化经济(专业化的劳动力,专业知识,接触,商业网络等)或其运行和活动实行地理专业化<sup>[1,12]</sup>。

#### 3.2 金融危机驱动

金融危机一出现,金融机构的反应便是抛弃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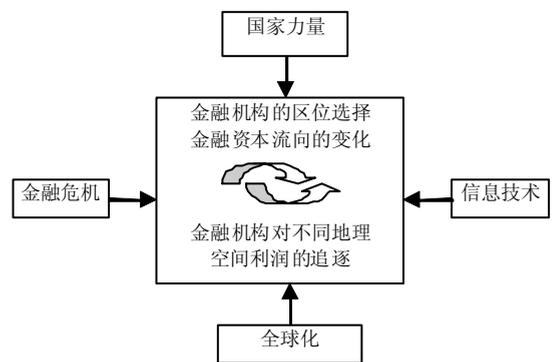


图2 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驱动力

Fig.2 The drive power of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evolvement under

险区的固定和可变资本投资,同时将金融活动重新集中或重新布局到其所认为的安全区域,重构其空间运作以应对危机。因此国际金融空间系统大的转型,总是从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始。这样空间转型过去30年间发生过多次。

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服务业开始大规模的空间重构。国际银行业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信用封闭,另一方面大量关闭在发展中国家的办公机构。1980-1985年世界前100位银行关闭了其在欠发达国家24%的机构,致使资本流动由原来的从工业化和富裕的石油国家流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在世界三大工业化国家板块,北美、欧洲、东南亚之间密集流动,国际金融系统的组织日益集中在三大金融协调或金融指挥中心,伦敦、纽约、东京,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无法接近国际金融体系<sup>[6]</sup>。

与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空间系统的包容性相比(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货币流动是从工业化和富裕的石油国家流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空间系统多了一些排斥,大部分发展国家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核心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了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北美和欧洲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金融体制重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实施了广泛的银行分支机构关闭计划,调整信用方向,抛弃贫穷社会群体,转向富有群体,出现许多有利于富有的、权势群体的新型金融工具,导致金融空间系统的重构和新的金融排斥地理<sup>[10]</sup>。在当前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华尔街显赫一时的金融巨头,贝尔斯登、美林、雷曼、摩根士丹利、高盛等的轰然倒塌,日本株式会社三菱日

联金融集团出资收购美国第二大券商摩根士丹利公司 10% 至 20% 普通股;野村证券成功竞得雷曼的亚太和欧洲业务,“买下华尔街”的“豪言壮语”等\*,似乎预示着全球金融空间系统新一轮重构的开始。

### 3.3 国家金融制度变迁驱动

国家在金融空间系统演化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定管制空间边界<sup>[32]</sup>,影响金融空间的分割和一体化程度;二是调整金融机构的利润函数,影响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和资本流向。前者 and 严格金融监管相连,后者和温和的金融调节相连。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监管,如阻止外国银行给国内借款者提供服务、建立分支机构、收购地方银行,限定国内金融机构的空间扩张和行业扩张等。严格管制形成了金融市场的空间分割,也阻止了系统性危机的空间扩散。随着经济的发展,严格监管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监管成本日渐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大大降低,本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场开始于美国和英国的放松管制浪潮(也有称再管制)席卷全球,迅速传递到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众多国家被锁定在一个“竞争性放松管制”过程中,比赛着将货币、金融自战后几十年建立的管制结构中解放出来,“害怕被其他管制较少(或更具竞争力)的中心抢走业务”<sup>[1]</sup>。

放松管制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也几乎消除了大部分的管制空间和市场分割,既为全球金融空间一体化发展和资本全球流动解除了制度障碍,也为国内金融市场的整合和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放松管制之后的金融管制制度趋向温和,以调整金融机构的利润函数为手段,不断影响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和资本流向,从而实现国家对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干预。

### 3.4 信息技术创新驱动

交通通讯信息技术对金融空间系统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与距离有关成本的影响上。高的距离成本与高的交易成本相连,往往形成金融市场的区域分割和分散化金融空间系统。与距离有关成本的降低,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市场,带来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和金融空间的同质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信息数字化和网络计算机技术带来了的通讯革命,及在此基础上的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灵活性大大提高,金融资本流动的空间技术障碍大大降低。

(1)各地金融市场的连通性大大增强。远程通讯通过网络将遥远地方的金融市场相连,兆亿美元瞬间移动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过程<sup>[30]</sup>。一方面使金融资本流动日益摆脱了空间障碍束缚,同时使各国、各地区的金融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

(2)金融服务的功能分化和空间专业化趋势。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部门分工,组织结构日益被分为前台系统和后台系统。前台系统为一线作业与服务部门,直接与顾客打交道,如金融机构各类经营性网点;后台系统主要承担数据处理、清算等支持功能,包括数据处理中心和票据中心等。尽管区位、地方环境对前台一线机构依然重要,但后台支持功能的区位选择具有很大灵活性,逐步向办公成本较低的郊区或中小城市、大都市区的卫星城市转移。

(3)新的金融服务形式、交易方式出现。如呼叫中心,网络银行,电话银行,各种信用卡,电子基金转移,屏幕交易等。这些新的金融服务形式和交易方式对区位条件的要求很低。

### 3.5 全球化动力

信息技术发展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再加上金融经济的非实体性,近几十年来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尤为突出。其产生的空间结果:①地方空间日益与全球空间相连。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地方化的金融危机可以快速传播,影响广大地域空间;同时地方也更容易受遥远地方的冲击,形成区域发展中的“蝴蝶效应”。②金融空间结构的非均衡效应。在世界层面上跨国金融机构不断向国际金融中心集聚,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内部金融中心等级体系也在形成。在这种等级地域动力机制下,凸现一些关键性地区(如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控制、管理功能,及在国际金融经济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③资产规模巨大的机构投资者和跨国金融机构对金融空间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机构投资者包括集体投资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三类。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其特殊的地理分布,而且在全球金融地理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up>[33-34]</sup>。与生产制造业跨国公司不同,借助现代通讯或交通手段,大型金融机构不需要进行物理网点扩张,即可进入一个地区的市场,特别是在批发金融业务领域,如银团贷款、证券发行、购并咨询等,对地方发展的影响比较隐蔽。

\* 世界金融危机. 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crisis>

## 4 结论

伴随金融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演化,其空间特征也在不断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灵活性大大提高,金融资本流动范围扩大,速度加快,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速率大大加快。与孤立的、自然演化的金融空间系统不同,新经济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深受全球化、国家金融制度变迁,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危机爆发等外生宏观因素的影响。

尽管全球范围内不乏金融空间系统的多样性,但主流金融空间演化的趋同趋势显著。金融中心和机构投资者对金融空间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与制造业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府权力下降,区域权力上升及对外界压力的强烈反映不同,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除世界城市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从这一角度看,金融空间系统的演化会加剧经济体内的核心边缘结构。

金融空间系统作为一种宏观空间结构力量,通过三种渠道:经济效率,信用需求、信用获得影响地方发展。金融处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对金融空间系统变化的研究可为揭示区域差异形成提供新思路。

## 参考文献

- [1] Martin R.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f money//Martin R.ed.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99,3-27.
- [2] Dow S C. The stages of banking development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financial systems//Martin R.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99, 31-48.
- [3] Porteous D J. The Geography of Finance: Spatial Dimensions of Intermediary Behavior. Aldershot: Avebury, 1995.
- [4] Dow S C, Rodríguez-Fuentes C J. Regional finance: a survey. Regional Studies, 1997, 31(9): 903-920.
- [5] Collard S, Kempson E, Whyley C. Tackling Financial Exclusion: An Area-Based Approach.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1.
- [6] Leyshon A, Thrift N. Money Space: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 [7] DeYoung R, Glennon D, Nigro P. Borrower - lender distance, credit scoring, and loa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formational-opaque small business borrow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8, 17(1): 113-143.
- [8] 瑞斯托·劳拉詹南. 金融地理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9] Warf B. The hypermobility of capital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Keynesian state. In Martin R. ed.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99, 31 - 48.
- [10] Leyshon A, Thrift N. Spatial flows and the growth of the modern city. Inten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7, 151: 41-53.
- [11]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2] Leyshon A. The Limits to Capital and Geographies of Money Antipode, 2004, 36(3): 461-469.
- [13]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0.
- [14] 本杰明·J·科恩著. 货币地理学.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 [15] Strange S. The future of global capitalism: or will divergence persist forever//Crouch C, Streeck 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 Sage, 1997.
- [16] Parr J B, Budd L. Financial service and the urban system: An exploration. Urban Studies, 2000, 37(3): 593-610.
- [17] Shearmur R, Alvergne C A. 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n Ile -de -France.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143-1163.
- [18] Poon J P H. Hierarchical tendencies of capital markets am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Growth and Change, 2003, 34 (2): 135-156.
- [19] 张凤超. 金融等别城市及其空间运动规律.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37(1): 125-129.
- [20] Daly M T. The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Urban growth and Australian c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4, 16: 1003-1020.
- [21]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2nd ed.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2] Clark G L. Lond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Locational advantage and product complementar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 433-453.
- [23] Leyshon A. Geographies of money and finance II,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7, 21(3): 381-392.
- [24] Polèse M. Culture, language and the locat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functions: The case of Montreal and Toronto.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80(4): 329-350.
- [25] Clark G L, Wójcik D. Path dependence and financial markets: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German model,1997-200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5,37: 1769 -1791.

- [26] Agnes P. Embeddedness in custodial banking.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3):254–269.
- [27] Aldridge T, Tooke J, Lee R, et al. Recasting work: The example of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s.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01, 15:565–579.
- [28] Williams C, Aldridge T, Lee R, et al. *Bridges Into Work? An Evaluation of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s*.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1.
- [29] Lee R, Leyshon A, Aldridge T, et al. Making histories and geographies?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ircuits of valu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4, 22: 595–617.
- [30] 戴维·哈维著, 阎嘉译. 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1] Hudson C L. Off-shores On-shore: New regulatory spaces and real historical palces in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money//Martin R.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1999,139–154.
- [32] Degryse H, Ongena 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regula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banking.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4, 20(4): 571– 590.
- [33] Clark G. *Pension Fund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4] Clark G L, Wójcik D. *The Geography of Fi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Market Pla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tudy on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Evolution under New Economic Background

PANG Baoyu<sup>1</sup>, LI Xiaojian<sup>1,2</sup>

(1. Institut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2.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is defined as a spatial structure which formed by various financial elements interaction in an area. As a macro spatial structure power,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deeply affects different local development through trading efficiency, credit demand and access to credit. Under new economic background, such as deregulation, fast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evolution takes on some new trends, such as mainstream financial space integration, outstanding spatial ranking characteristics, increasing competition between sticky financial places, alternative financial space forming and appearing. Fundamentally speaking, it is the different spatial profit which financial institute and financial capital pursue that drives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evolution. But in contemporary era,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evolution increasingly is driven by some macro, top–town factors, such as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financial geography; financial spatial system; evolving trends; drive mechanism; local effects